蕉廊脞錄

蕉廊脞錄卷二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戶部尚書倭仁奏請將軍需報銷變通辦理一摺據稱軍需報銷向來必以例爲斷然其閒制變因時亦有未能悉遵之處各省軍需歷年已久承辦既非一人轉戰動經數省則例所載征調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資勇力兵與勇本不相同例與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駁查不過求其造報如例而各處書吏藉此需索糧臺委員借以

招搖費無所出則浮銷苛斂等弊由此而起請將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未經報銷各案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并請飭禁勸捐歸補名目等語所奏係爲因時杜弊起見軍需報銷一事本有例定章程惟近來用兵十餘年蔓延十數省報銷款目所在多有若責令照例辦理稍有不符於例卽難核准不得不著落賠償將帥宣力不獨虛糜帑項徒爲委員書吏開需索之門而且支應行間甫邀恩錫旋追追呼甚非國家厚待勳臣之意著照所請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處辦理軍務未經報銷之案惟將收支款目總數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

單奏明存案免其造冊報銷此係朝廷破格恩施各路統兵大臣各省督撫具有天良務須督飭糧臺委員核實開報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並著嚴禁勸捐歸補名目及私設釐卡等弊如有不肖委員仍以前項情弊巧爲嘗試別經發覺除將承辦各員嚴辦外必將各該統兵大臣及各該督撫等從重治罪部中書吏如有在各處招搖撞騙朦混包攬者并著嚴行拏辦以懲奸蠹其自本年七月起一應軍需凡有例可循者務當遵例支發力求撙節其例所不及有應酌量變通者亦須先行奏咨備案事竣之日一體造冊報銷不得以此

次特恩妄生希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謹按軍需報銷自乾隆朝刊頒則例准銷各款有條不紊然蕆事之後造冊請銷一收一支不能針孔相符於是部吏得以持其短長嚴加駁詰而所謂部費一款每百幾釐幾毫者數遂不貲自帥臣以逮末僚凡厠身行間勻攤追賠無一漏脫存者及身死者子孫久追追呼非呈報家產盡絕由地方官驗明加結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其有前經帥臣奏咨後難結算者則歸用兵省分州縣流攤名爲軍需挪墊兵差挪缺等款亦動經數十年始得歸補而州縣又不勝其累是以部費一說視爲固然萬

口同聲略無隱諱葢自停遣督餉大員後每遇征伐帥臣兵餉兼操內而戸部外而藩司支數可稽用數無考而軍中大小將吏得以多立名目肆爲侵冒皆恃部費爲護符貪狡成風寔堪痛恨然猶全用旗綠官兵調發若干死亡若干人數尚有可核而浮冒侵漁弊已如是若此次廣西髮逆倡亂捻匪繼之島夷又繼之回匪又繼之越時至十四年行師至十餘省召募之勇十居七八經制之兵十纔一二某路某帥召募若干撤換若干某路某戰傷亡若干更補若干其立營補額均未隨時奏咨備案其隨營執事文武員弁倏入倏出亦不報部

存查為薪為糧扣曠扣建紛紜轇轕無從清釐各路統
兵大臣肆意專擅并不知事後報銷無憑核算必成不
了之局亦惟賴別籌部費耳乃荷　聖主如天之仁不
以擅行召募浮冒滋多逐年參稽水落石出行專制之
嚴譴追濫費之帑金轉蒙　大賚宏頒錄功宥罪既往
不咎咸與維新凡在事之獲保身家者不下數千萬人
而州縣得免於流攤部書失望於需索　湛恩汪濊開
國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當癸亥甲子之交江南官軍
嚴圍復合百道環攻收復之機端倪可覩戶部書吏知
復城之不遠也報銷之難緩也約同兵工兩部蠹吏密

遣親信分赴髮逆被擾各省城潛與各該省佐雜微員中狙詐狡黠向與部書串通又能爲筦庫大吏關說者商議報銷部費某省每百幾釐幾毫粗有成約一面遣派工寫算之清書攜帶冊式就地坐辦萃各省藩糧鹽關四庫款目及捐輸釐金等項存庫舊籍報部清冊其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此輩資斧紙筆皆由部書墊給統歸分年准銷部費內增扣歸款合計所墊在數萬金而其時王夔石中丞方官戶部郎中灼知將來報銷萬無了局因創請免冊報私議堂司同僚中多有聞而善之者至是江南報捷中丞適以京

察授湖北安襄鄖荆道將出都矣倭大司農約同堂上官密取中丞議稿參閱酌定七月十二日齊赴戶部內署召司員中工楷書者數人扃內堂門某錄稿某用印某繕摺至漏三下辦畢乃偕各堂官隨議政恭親王詣宮門遞摺　兩宮皇太后召問稱善　命即頒諭宣示中外　詔書既降都人士歡聲如雷各部書吏聞而大駭有相向泣者茲事詳見李黼堂中丞寶韋齋類稿此同治朝曠典也不可以無記

家荔裳侍郎嘗語人曰林文忠辦事必替人設想故人感之入骨此可為用人之法自其為知府以至總督凡

所辦之案皆鈔有副本凡二十六䭾目錄四篋以二僕專司之其明察非由寄耳目於人蓋遇事好問開誠以待故人亦樂於傾吐也

益陽胡文忠公薨於軍羅少村觀察祜從文忠久哭之慟將斂少村以手按文忠胸間雖微冷而與肢體異久之若翕翕動力持勿遽斂猶冀其復蘇也至三日摺弁回文忠疾亟時奏請開缺之摺奉　硃批湖北巡撫著李續宜暫行署理接統各軍少村乃附文忠耳大聲讀之文忠平日兩目光如電至是忽大張若微頷之者侍者駴走旋一瞑不復視少村再按心間則方寸寒於冰

鐵矣文忠血誠謀國耿耿寸丹死而不死必待親聞
俞旨付託有人而後瞑也
胡文忠公在黔日先大父與吳文節公合疏保之其後
往來書牘甚夥親筆數通在晉陽日爲陸紫英攜去今
檢得二通爲文忠集中所遺者錄之如左文云仲昀老
伯大人閣下奉手諭感誦不能去手敬想鈞候萬福勳
望日隆至以爲慰制置全蜀其地吏治民情殆不如秦
地之消美黔中之禍迄無定局邊防虛糜殊少良將竊
謂近年大局自以求將才爲先務大寇未平民且狡起
戎心一盜夜呼千人駭辟篝火狐鳴所在皆是求將於

已亂之國是所謂亡羊而補牢也求將於未亂之國是所謂未雨綢繆也蜀人多聰明伶俐之士頗少負固不拔之槩以全省之大必有奇才老伯之慧眼求之必有應召而至者矣椎魯質直不愛錢不怕死庶幾得之至吏治之積實兵禍之所由起老伯大人明於天人之際卓識遠猷曲成不遺在外近四十年封疆老臣中外一人而已殆如裴晉公之於唐韓忠獻之於宋庸淺如姪不必贅詞楚邊不必設防徒糜餉糈與其設防於邊而日久懈生終不可戰不如物色良將於督標另置選鋒嚴立課程日夜訓練城市之人卻不可恃南塘選兵一必取鄉僻之人樸而耐勞也

且有警隨機應變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計無有切於此者矣時局所慮在無將無餉而實則兩患仍在當事之非才譬之草木均可爲藥惜無嘗百草之人詳其性辨其味而因病處方耳又嘗試之始必猝然遇毒因而自悔其初心則視天下無可爲之事聖賢豪傑睿知過於常人然古無不受欺不喫虧之豪傑也仙佛尚有魔劫況以身任天下者哉軍興六年矣凡天下之財如鹽課鳌金牙帖捐輸均可濟餉有人經理以開其生財之道行間諸將能尚廉恥敦氣節力戰制賊以節其流則數年內浪費之財豈尚不足耶

湖北兵政吏治人才殆難言狀而兵勇之怯懦將備之虛憍亦一時無兩目下城賊之食將絕倘無他變或可倖成秦餉爲襄陽土匪猝起久不到營隆既至厚無如匪不滿千府縣自潰秀帥發兵又潰昨以南岸千二百人援剿或有濟乎駱從入蜀必先求者姪之餉耳迪庵與姪之水師敢戰人能言之老伯亦素信任而不疑姪之立志必使營哨之官盡廉潔不私一錢其章程所定薪水又實足以養其廉而兼有愛士之餘力擴充此義楚軍可以大强亦可以久而不弱然此時積欠近三十萬强兵與弱兵廉將與貪將混而同之或且軒輕而偏

私之是則天時人事之不可以理解者矣幼讀李忠定傳輒憤不能食今則曉然於命之所在乃轉坦然矣武漢若復肅清境內尙有所待婬意欲添舟以載陸師如杜征南王龍驤之蹟古人以舟兼陸如平淮夷而賦江漢之詩及漢之樓船橫海下瀨句踐之習流夫差之餘皇吕蒙之伏精兵冒白衣皆未嘗不登岸也若得水師之專水戰者八千人分爲兩翼得陸師之習陸戰者萬二千人分爲兩部各以一留後以一東征陸軍亦載於舟中水師先導陸師猝起擊之出不意而攻不備吳會之地必可速勝舟中攜三月米錢薪煤則陸師可三月

不匱水師所攜亦如此惟三月之火藥礟子各須三十萬觔而陸師之坐船必須另造大不易易耳其必分兩班者凡戰久必多傷必疲兩班則力不疲而戰守胥有賴耳且深入與賊戰可倖大勝賊必堅守不出以老我師以逞其故智我仍登舟以歸賊知班師矣必他計而改途後之留守者改爲征兵飄忽千里豈非將軍從天而下耶多方亟疲之法莫捷於此即使無功亦使賊多備而虞我力爭上游則於吳越之事必紓水師舢板十六人長龍廿人其大者或倍之再倍之必不能舍舟而陸此非另備一軍不可水師易強在哨官得人頭工柁工得人則一船之人不能退亦不能逃逃則自溺耳陸師束伍難於水師亦異於水師故陸師難強非另以陸師改水師

不可

其陸師之長夫每十人須三人又必另覓人以駕舟是又於長夫之外添一枝水手經費頗繁其設計爲此者特取其神速出入變化莫測耳又陸師藉舟以運其神奇而長夫又必不可少蓋深入之時或江岸以內一百二百里須安營壘故費不可省耳如此計不可爲則非節節打通不可竊料賊之堅守已成慣技非三五年所能蕆事而天下之財力竭矣東南之賊黨多矣吳越之禍端又必日亟惟姪之從事除黔中外從戎已三年絕無三日之餘糧足以從吾所志上年欠餉太久一潰了事本年又欠至數十萬軍心尚堅軍政尚有律然心彌苦矣安得粵西始事之時之餉假我三四十萬金得以添船添勇爲此大舉亦不過空言無補耳以老伯知己之感故敢發

其狂愚以備巽月之采擇姪師久無功心跡不能自見即欲自陳惴惴然恐其不情中朝大老自黔中作守後音驛不時不惟不敢亦不暇伸紙作書意緒萬端詞不能擇尙乞鑒恕愚姪胡林翼頓首又一通云仲畇老伯大人鈞座時局艱難一年之中禍變若此讀手諭如讀劉子政屈靈均文字抑塞悲憤憂思惻惻皖南北軍情已另疏前函中金陵蘇常及分犯嚴州之賊均已並力西犯若知滬瀆之兵不足顧忌而鎮江揚州之兵固守尙自恐不贍故得悉數西犯而無復忌憚矣鄂餉自蜀吳阻兵商賈不通積欠甚鉅近年疆臣非復大公無我

仁愛鄂民如老伯之在秦在蜀時也且各省亦均爲京餉迫切自顧不暇惠不及鄰時實然也固不足責惟水陸亦萬人欠餉三百萬以飢軍禦强寇如履春冰臨白日一生危殆固在意中天末孤臣一身不足惜獨惜以僨事被惡聲而東南七省均將同流合汚爲賊所淪胥而鎔成一片耳刻下援賊眈眈日伺吾釁軍出雜沓批答甚煩前月大病尙不得死活亦聵耳手此載請鈞安

林翼頓首

沈文定在樞廷最久兼管譯署值外交艱棘之秋日本侵我琉球之案俄羅斯還我伊犂之案臺臣講官交章

論列咸詧總理衙門之失機文定承文文忠寶文靖後一意持重　東朝憚於發難　德宗正在沖齡不得已之苦衷固不能歸罪文定一人也其持躬清介爲同朝所無外吏餽贈多卻而不受所居東廠胡同邸第門外不容旋馬入朝從未乘坐大轎與後來風氣迥不侔矣然其官戶部時以持正幾爲榮文忠祿所傾厥後文忠入政府　孝欽顯皇后恩禮有加後亦稍稍惡之嘗因病請假比疾亟　孝欽一日語善化曰榮祿用心太過有時有偏處我從前幾受伊欺蒙善化因從容請　太后詳言之　太后曰榮祿在內務府時屢言沈桂芬之

壞處且言不將沈桂芬調開不好辦事吾亦疑沈桂芬
太迂謹一日貴州巡撫出缺適沈桂芬未入直我有旨
放沈桂芬爲貴州巡撫而寶鋆李鴻藻堅不承旨謂本
朝從無以軍機大臣尙書出任巡撫者沈桂芬在軍機
多年並無壞處臣等皆深知之如　太后不收回成命
臣等萬不能下去碰頭者再我乃允許之此事實爲榮
祿欺我也善化瞿與榮泛論舊日樞臣榮頗詆吳江甚
矣大臣之忮刻也

崇公綺謝病不出者二十餘年己亥有　旨將召用日
與靜海相國密謀廢立事一日相約至榮相宅榮直樞

廷未歸二公坐以俟榮相歸二公袖一稿以 東朝有廢立意告榮且援漢霍光事相證冀榮贊助之榮曰此何等事而兩君鹵莽爲之乎且不慮外人干涉乎二公意未已榮遽拂衣入內二公乃踉蹌去其後慶親王以李文忠詢各國公使語上聞此議始寢

今上宣統之初以醇親王載澧爲監國攝政王所有攝政王禮節經廷臣會議奏請奉 旨准行凡十六條府第定於西苑中海劃出集靈囿一帶並於三所（即阿哥所）作爲平日休息之地 命鑄金章鈐於 諭旨自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即在 養心殿 召見樞臣賜

坐惟梁敦彥不賜坐　召見畢卽看書至懋勤殿選用
書籍
隆裕皇太后移居長春宮東暖閣　上居西暖閣便於
照料俟　召見事竣　上仍至　養心殿傳膳休息
兩宮甚爲親愛
景廟上仙之前數日忽　命匠人將瀛臺舊設之杌櫈
鋸其足若干寸語侍臣云將爲若輩之用頃　召見禮
節例需用矮櫈一時不備惟內務府大臣知前日之事
猛憶及之遂取以應用亦奇兆矣
孝欽顯皇后訓政時凡臣工密奏留中者扃鐍數篋其

鑰匙自帶嗣於病中付　隆裕皇太后收藏頃已由
攝政王請鑰匙下將於暇時一一披閱另備二份存儲
近日要件其鑰匙亦自行佩帶云
順德李文誠公於光緒二十年七月順天學政任滿還
直　南齋時邊事日亟公與同直陸公潤庠張公百熙
陸公寶忠聯銜奏請起用恭忠親王略曰倭患之貽誤
於前日者不足言矣此際前茅失利藩籬全潰疆臣無
囊底之智當軸窮發蹤之方上無以酬浩蕩之施外無
以塞臺諫之劾推原其故毋亦當國者處疏遠之地而
懷疑畏之罪也夫同一李鴻章何以前時所向有功今

日一籌莫展同一倭國何以往時犯臺灣而不利今日戰高麗而無前外朝諸臣皆病政府非才不知以今日事勢揆之固然其無足怪也夫以禮親王世鐸之才思平庸其不足以驅駕李鴻章亦明矣領袖如此餘人之退聽者可知政府之執政權者如此總署之稟承政府者又可知一旦事會艱危計維仰稟　宸謨規避擔荷救過不暇何論立功此次軍務遂至仰煩　宸廑添派大臣會議夫既增派則政府安用政府尙不足恃會議又安有權無惑乎其無功也疆臣視政府爲避趨政府又聽疆臣爲進退兩相推諉即互相貽誤究其用意避

處分焉而已一歸　宸斷庶隱然自立於無過之地縱有降謫爲罪亦輕此其爲計甚工而不知　國家已陰受其病也然而勢使之然也夫事勢至今日無人不知恭親王之當棄瑕錄用矣然而政府不敢言前日不言而今言是自求禍也外廷不敢言以爲言之未必用且罪在不測也夫時事至艱危而猶避不測之罪是　國家養士終無食報之日也養士又安用哉夫恭親王之過失自在　皇太后　皇上洞鑒之中臣等亦無勞多瀆矣特念咸豐末年時事之難有逾今日計其才具在當日實收指臂之助揆以當日之成効責以今日之

時艱或冀一番振作若慮不堪任使再有負乘則以

皇太后之聖明臣知其不敢再負　聖恩自速官謗

臣愚以爲今日者允宜開張　聖聽豁除瑕纇庶收其

識塗之効以贖其往日之愆如得請於　皇太后則

國家之福實式憑之語曰君子不施其親又曰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其於今日事理若合符節詩曰發言盈

廷誰敢執其咎今樞廷無執咎之人而築室有道謀之

患豈發言盈廷無一人能決是非足以啟　聖心而贊

廟謨者臣實恥之臣實痛之計　皇太后　皇

上聖慮崇深未必不曾紆　宸眷但早收一日之用或

早成一日之功宇內生靈免於塗炭其有繫於　億萬年丕基之遠者實非淺鮮若遲久後用無論挽回匪易一經敗壞方議拯救縱使及事所傷實多疏且上公慮

天威不測願獨受其咎摺末有臣文田主稿語陸張諸公固不許乃刪之書御稱　旨由是廷僚交章奏請者踵相接九月初一日恭親王遂以管理海軍大臣督辦軍務節制前敵諸將帥逾月復入軍機

光緒季年創行立憲議改官制樞臣頗主其說張文襄駁之電文四千餘言中間無事自擾數語意蓋有所指乃未幾而九年籌備章程出文襄入樞府年餘尋以疾

蕘於位而世變已不可究矣讀此文有餘恫焉　議改
外官制事儆處昨電復京師錄稿奉覽其文曰效電悉
愚繹　諭旨以定官制為立憲預備則此次官制之應
如何改定自以有關於立憲之利害為主其無關憲法
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張轉致財力竭蹶政事叢脞人心
惶擾攷各國立憲本指不外乎達民情采公論兩義此
二事乃中國聖經賢傳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聖帝
王馭世之正軌心同理同中外豈有殊异　聖諭剴切
深厚自應切實籌議推行謹分條奉復如左一設四鄉
讞局議事員董事員詳讀尊電各條惟設鄉官設議事

會董事會會兩法有關立憲本意竊惟中國風尚鄉紳自愛者以不管公事爲有品或遇有關利害安危大端偶一任之或必須地方官敦請始來與議其平日自願管地方事者及好管地方瑣細事者多非端廉之士若槩名爲官必不免徇私作威包攬利權嚇詐鄉愚抗擾政令諸弊故四鄉分理細故詞訟之鄉紳不宜名之爲官只可同爲鄉長若當日團長團總之例亦不宜襲日本分區之制名爲區官查咸豐同治年間髮捻爲亂皖豫山東及直隸南數府處處辦團流弊滋多除黠團通賊謀逆如苗沛霖之類不計外卽不爲匪之團亦多有抗

糧抗案擅殺尋仇諸弊幸官軍剿平髮捻諸團或懲或散始漸敉平今豈可導之使亂至議事董事兩會未嘗不可設立但一須正其名義二須定其權限名義者只可名局不可名會查各省府縣多有紳局或主捕盜清匪如廣東之安良局沙田局之類或主籌費濟公如四川之三費局夫馬局陝西河南之車馬局之類此外隄工善舉各局所在多有名沿其舊則不僭不驕屏去會名使不至為江湖會聯莊會三合會哥老會各種作亂之會匪所影射此名義也權限者議事之員但許有議事之責不予以決斷之權其議決之可否悉由官定以

審度其可行與否至董事之員只可供地方官之委任調度不宜直加以輔助地方官辦事之名若權限逾分必致官爲董制事事掣肘雖有地方監督之説徒存虛文而已其爲害殆不可思議故議事之員能議而不能決董事之員宜聽官令而不宜聽紳令此權限也尊電因擬裁知府故未言及府城之議事董事各員茲鄙意擬請仍留知府則府城亦應照州縣辦法層遞設立議事局董事員其權限亦與州縣之紳董同以總達各縣之民情供知府之委任惟分理各鄉議局之鄉長及議事董事之員須由本縣人公同推舉其推舉此各項紳

董者必須家有中人產業而又素行端謹者方許列名爲推舉人由官選定派充稟報如公派不公准其赴省控告民舉不公准本縣官停議另舉如此則民情可上達公論可上聞而紀綱等級尙未廢棄破除紳謀官斷互相補救似與　朝廷勤求民瘼之意相合俟行之十年以後學校日增士民智識日開道德日進設有囂張惡習狂悖言行隨時訓導儆戒俾其道德之效不致爲犯上作亂之行其智識之效能諳習一鄉之情形明曉全國之大勢並能通知中外交涉之大端國家政事兵事之梗槩究其要歸必其智識不離于道德尙武不越

乎法律範圍方爲合格屆時體察果能臻如此之程度再議立憲之大舉自然有利無弊若十年以後人民道德未能盡純智識未能盡充則尙須從緩僅照以上所言各府縣分設鄉長分設議事董事各員官紳互相維持策勉亦足以破壅蔽杜偏徇察窮簷之疾苦杀嚴穴之良謀尙不至大有流弊也一議改州縣之制攷　本朝治明制州縣分三等曰繁曰中曰簡本有等差與漢唐縣官之制大同小異今欲重其品秩而又分爲三等則大縣稱州中縣稱廳小縣稱縣可也蓋外閒同知稱廳理民通判理苗分防州同州判民閒亦稱廳似體制

較州爲稍遜至廢去知府而令大縣稱府則似有未安各省幅員遼濶輪船罕通每一府所轄少則四五縣多者至十縣各縣距省遥遠極遠者至二三千里賴有知府猶可分寄耳目民冤可伸理災荒可復勘盜匪可覺察飭緝若盡歸省城攷察豈能徧及待該縣稟報至省禍亂已成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斃矣故裁去知府一說萬分窒礙勢有難行稱府而無屬縣名義亦難解似不必蹈襲日本之故套以東京西京大阪三處專名府也旣有屬縣則事繁體尊附郭之首縣不宜裁矣至每州縣各設佐治官分掌財賦巡警教育監獄農工商及庶

務甚爲有益惟員少不足濟用祿少不足養廉員多俸厚經費太鉅今日州縣之俸大率因處分被罰其養廉亦多司庫因公款扣抵不能全領安有餘力鉅款爲新設之州縣佐治官籌俸廉哉似宜聽州縣量力延訪委員較爲可行一議改省城院司各官之制第一層辦法諸多不便院司合爲一署同畫一稿定時入署一節暑刻有限必致草率敷衍一也京城每一部皆一類之事然且每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一省督撫及各司道則兼有各部之事若併爲一署無此廣大廨舍能容許多官吏能存許多案牘二也近因患責任不專故督撫

只留其一今設兩丞豈不又添兩巡撫乎定多牽掣推諉三也院司局各有等級各有責成各有印信能自行文牘其間交駁异同亦可收匡助之益即有謬誤責有攸歸倘併爲一稿必仍是一人作主若督撫驕矜則兩司徒畫黑稿若兩司跋扈則督撫祗如贅瘤六部堂官雖多仍是一人主稿先行東三省事務較簡豈能以例內地外省衙參之期司道公見不過略譚大指並不能立時籌定辦法大率有重要事必須與司局著董之一二員或二三員便坐燕見或至日晡或至夜分縱談深慮反復籌思乃能籌定一議即京部堂司商搉要政亦

都是司官赴宅内詳陳密談乾隆以前名臣皆是如此若到署片刻不查案不思索恐未能遽籌得至當不易之辦法四也至於府縣文牘直達於省由省徑行州縣一節查照例公牘无論上行下行乃是層層遞轉若緊要事體州縣一面徑稟督撫一面分稟司道局府謂之通稟通詳督撫亦徑批札州縣軍興以來此類甚多至今猶然不患不能直達也至每省設高等審判廳行政司法各有專職一節尤所未喻一省之中臬司即是高等審判廳矣另設一廳何爲若謂臬司是行政之員須另有司法之官則臬司問案擬罪仍須督撫核批達部

者須督撫核轉總須俟部復始定然則臬司及督撫即是司法之行政刑部即是司法矣何必剿襲東語多此紛歧哉傳聞獻議者並有擬由高等審判廳以直達法部督撫但司檢察不司裁判之說不勝駭异想貴大臣未必允行假使萬一采用其言則以後州縣不親獄訟疆臣不問刑名昔孔聖知本專論聽訟魯莊勝齊惟恃斷獄若州縣不審判則愛民治民之實政皆無所施以此求治未見其可且外州縣距省或數百里以至二三千里若裁去知府則冤獄偏斷何處申理小民尋常訟案亦必將賣產爲資赴省上控即使省控而督撫臬司

亦不能審判仍須取決於法部理院夫老弱窮嫠安能
奔馳數千里而京控乎京師部院能日訊全國數千萬
起之訟案乎假如文武官吏有犯而督撫不能審判何
以號令屬官乎第二層辦法似尤多窒礙之處民政以
警察爲大端乃臬司分內事何以不屬臬司而屬藩司
理財乃藩司分內事何以不屬藩司而又別立財政司
且通省財政關係極重而秩視運司轉較學臬爲小即
如現在藩學臬運糧鹽關河權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
乃亦議改變則尤可不必矣若知府一官鄙見必須留
之不宜裁撤因其去民較近轄屬較小可爲院司分任

攷察旣留知府則廵道似可裁撤惟各省設廵道之本意大率以兵備爲主前三十年軍務近二十年教案等事則道員之責較重取其官階較崇調遣武營較易故地理學家之要訣須先將一省各道之疆域分清則一省之形勢脈絡瞭然於胸此可知前人建設廵道之有深意有關係矣至知府職司如所屬州縣錢糧奏銷災荒蠲緩私𤔡審轉州縣倉庫交代盤查出結代賠之款皆知府考成州縣出缺由知府委員代理均不由廵道轉詳議者或慮司之下府之上添一道員徒多層折重複此未知外官例章職守道府各有取義也至如湖北

之襄陽道則有關三省邊防教案湖北新設之施鶴道亦專為教案邊防均甚有關係似不應在裁撤之列此外卽如湖南鎭筸江南徐州河南南汝光四川建昌甘肅寍夏安徽廬鳳潁此數處皆非糧鹽關河然豈可無道台鎭守然則各省道員似以不裁為尤妥在省之官除藩學臬三司仍舊不改三司之外尊電擬留糧鹽關河四項道員惟既不分巡則道字之名義不協此四項擬改名為參政秩從三品此外緊要各局所視該省必需者留之不必各省一律該局總辦擬名為參議秩正四品以裁缺道員及候補道充之蓋前明官制外省本

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之屬正是兩司副貳今設此以爲知府升轉三司之階庶免過于躐等若不裁巡道則一切名目可仍其舊矣抑更有進者旣設議事董事之紳又增佐治之官則州縣應議應辦之事日多各種治理皆賴財用學校警察農商工業河隄水利凡一切厚民生捍民患之事非財不濟各國制度皆分國家稅地方稅兩端斷宜劃分酌留不致竭澤而漁庶教養諸政可以實行此方是立憲要義愛民眞際應請貴大臣於此項一併議及是所感幸總之今日預備立憲只須合立憲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憲國之官制大抵中

國疆域廣大數倍于東西各國而輪船火車電線通者什一不通者什九且立國之本原歷代政體相沿之成局國民性情之利病目前國家之實力中外各自不同豈能事事强合況君主立憲之國惟日本與德爲然故論者謂中國立憲宜仿此兩國法德與日之官制曷嘗相同哉請檢攷之可悉也竊惟今日國事多艱　宵旰焦勞貴大臣公忠體國故求治之心不自覺其過亟特是度德量力善俗以漸經典明訓用法宜得法外意史冊具規方今天災迭乘民窮財匱亂匪四起士氣浮囂外省之學堂無不思干預公事攘取利權海外之學生

尤爲狂妄動輒上書政府干預　朝政凌辱監督橫索錢財電致本省督撫詆斥地方官及加查核十無一員其悖謬情形罄牘難書而待舉之新政甚多州縣外受督責內憂賠累疲于奔命無米爲炊督撫支左絀右捄過不遑但能撫綏鎭過平靜无事已自不易若改變太驟全翻成局需費太多課虛責有不惟官吏耳目眩惑无從措手權力改變呼應不靈竊恐民心惶惑以爲今日即是官民平權刁民地棍藉端鼓衆抗糧不完釐稅不納緝盜匪則抗匿不服籌賠款則抗欠不交傳訊不到斷案不遵一切紀綱法度立即散亂踰越國紀一失

而難收民氣一縱而難靖恐眉睫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矣昔唐賢有云天下本無事乃庸人自擾之耳洞竊以爲不然无事自擾尚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擾則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擾天下惟才敏氣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察理不眞審勢不明貿然大舉乃能擾天下耳宋王安石豈庸人哉洞近年以來於各種新學新政提倡甚力倡辦頗多豈不願中華政治煥然一新立刻轉弱爲强懾服萬國第揆之民心衡之物力實不宜多有紛更官制各條以洞愚見論之似不盡與立憲關涉竊謂宜就現有各衙門認眞考核從容整理

舊制暫勿多改目下先從設四鄉議局選議紳董事入手以爲將來立憲之始基如能實力奉行此尚是達民情采公論之實際亦可稍慰環海望治之心至目前民生困窮動輒思亂欲求養民生感民心之術則以少取於民爲先多興實業次之練兵雖要尚不如安民得民之尤亟憲法精意總不外好惡同民耳總之立憲本義在于補救專制之偏日本立憲之要語曰萬事決于公論果能事事虛衷諮訪好惡同民雖官制仍舊無害其爲立憲政體如不能集思廣聽事事皆爲國民公益計則雖盡改照日德官制名目仍無解于上下之睽隔民

情之困苦怨咨也貴大臣所議似宜慎重圖維博采周諮然後奏請施行方于立憲體裁有合洞衰病迂庸媿无奇謀速化聳動四方之策承問奉復曷勝惶悚幸惟裁察如有管見容當續陳之洞肅洽等語祈賜教洞肅

張文襄公遺摺為陳仁先侍御曾壽屬草陳弢庵閣學寶琛潤色而公於枕上改定之中有云臣平生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自勵他無所戀惟時局艱虞未能補救累朝知遇未能仰酬將死鳴哀不敢不攄其愚泣陳於聖主之前當此國步艱難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百廢待興朝廷方宵旰憂勤預備立憲但能自強不息終可轉

危爲安伏願我　皇上親師典學發憤日新所有因革損益之端務審先後緩急之序滿漢視爲一體內外必須兼營理財以養民爲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教戰以明恥爲先毋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養才尤爲國家根本至計務使明於尊親大義則急公奉上自然日見其多方今世道淩夷人心放恣奔競賄賂相習成風尤願我　皇上登進正直廉潔之士凡貪婪好利者概從屏除舉直錯枉雖無赫赫之功而默化潛移國家實受無窮之福正氣日伸國本自固凡此愚誠之過計皆爲聖德所優爲倘荷聖明採擇則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下略先一日已擬定　特諡文忠或文正比
遺疏上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産二語觸某邸之忌臨時
忽易前議改諡文襄云
京師貢院聚奎堂壁閒石刻明萬厤庚戌取士詩七律
一章耀州王圖作王字則之官侍郎萬厤三十八年主
會試見明貢舉考略天啟四年其子淑卞亦主試和原
韻附刻于石閱三百年片石無恙自來主鄉會試者多
用原韻賦詩相贈答光緒辛卯鄉試余充同考官副主
考徐壽蘅侍郎樹銘有詩余和詩四章越九年庚子之
變八國聯軍入城其後借河南省城舉行鄉會試又至

丙午而科舉廢貢院鞠爲茂草矣

本朝以一甲第一人位至大學士者聊城傅以漸武進呂宮崑山徐元文金壇于文襄敏中會稽梁文定國治韓城王文端杰大庾戴文端衢亨吳縣潘文恭世恩至光緒間南皮張文達之萬常熟翁同龢壽州孫文正家鼐嘉定徐郙元和陸潤庠凡十三人

道光間東閣大學士王公鼎病卒遂不復開東閣至光緒初年左公宗棠授東閣大學士蓋相距幾四十年矣

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自江蘇學政告歸即不出著書滿家不與外事新學盛行獨持正論致遭時忌宣統二

年春省城米價騰貴羣情洶洶當事者措置弗善巡警道賴承裕出南門彈壓被衆攢毆營官楊明遠捄之入城城內外痞徒麕集閧於巡撫署岑撫懼不敢出衆益驕聚者益多乃斫旗杆毀轅門以洋油潑大門縱火焚大堂衞隊發槍傷人各大街皆罷市各官吏及紳士皆集于撫署布政使莊賡良等步行勸開市衆稍散巡撫上疏自劾遽以巡撫關防授莊布政布政不簪輒用關防鈐告示而自稱護理巡撫時並未奉　旨也總督瑞澂惡湘中三司之不先電聞也按察周儒臣已與莊布政擬電馳告總督而莊年老回署　又中讒遷怒於湘紳湘紳黃自元等電總督請以莊布政爲巡撫總後志之

督 遂疏劾官紳若干人而王祭酒以電文中首列名遂
怒遭嚴譴奉 旨降五級調用孔憲教葉德輝楊鞏皆革
職永不敘用德輝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巡撫岑春蓂布
政莊賡良巡警道賴承裕皆革職按察周儒臣革職留
任長沙府知府長沙善化二知縣並革職留任方事之
起一面安撫一面查拏肇事之人尙易結束曾不意釀
茲大獄也

巴陵謝君維藩字麐伯壬戌翰林伉爽尙志節官編修
時值畿輔水災兩上疏諫 大婚繁費請節用以振飢
民語切直 上優詔答之官山西學政復屢疏言邊事

戊寅歲飢集同志設廠爲粥以食餓者日徒步驕陽中懐胡餅數枚自啖遘疾遽歿順天府尹上其事　詔以生平善行載本籍志乘蓋異數也其友丹徒陸襄鉞刻其詩曰雪青閣詩集南皮張尚書䕫濤先生將輯其詩與皐蘭吳柳堂仁和家子儁兩先生詩合之爲三㒷集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吳兆泰字星階湖北麻城人皆由翰林官御史屠以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上疏請

皇太后收回成命仍前聽政　懿旨嚴責交部議革職吳於十六年九月疏請停頤和園工程奉　旨交部嚴議亦革職兩御史皆湖北人又先後居虎坊橋東阡

兒胡同又十七年二月御史高燮曾請行日講奉　旨
駁斥高亦湖北人
法源寺僧靜涵自畫小影徧乞公卿名流題詠常熟翁
尚書吳縣潘文勤南皮張尚書豐潤張幼樵副都貴筑
黃再同編修等皆有詩再同詩中一聯云白憐僧鬢垂
垂短紅妬花顏歲歲妍頗寓伊鬱之感未幾奔其尊人
子壽先生之喪於武昌遽以毀卒訃至京師同人於法
源寺爲位而哭之余亦與焉重展舊題可勝悵惘編修
嘗讀書寺中其西偏室三楹榜曰書龕再同手書也
舊例　殿試收卷官在　保和殿左門外收卷試日京

朝官有朋好與試者得衣冠入於收卷官案頭請觀試卷名曰接場相沿久矣光緒癸未榜發山東陳冠生晃書名重一時宗室意園祭酒最器之以大魁相期許陳亦自負不作第二人想接場日祭酒偕志伯愚張延秋梁節庵諸人往觀陳卷眾皆稱賞祭酒忽嘻曰誤矣策中詔字何單擡耶陳婦翁廖侍郎趣視大駭遣人覓陳已出矣祭酒乃奮筆於詔上添特字侍郎揖之而出比傳臚陳卷果第一而其事頗喧傳臺官有上言殿試關防不密者於是奉旨自後由監試王大臣於殿上收卷丙戌余應殿試卽在殿上交卷見監試王大

臣於卷尾畫押始退出自是接塲之風息矣

是科　殿試讀卷大臣覆　命拆彌封第二名宗室壽耆　　慈聖諭諸臣曰宗室曾得鼎甲否副都張佩綸對蒙古崇綺得狀元漢軍楊霽得探花今宗室得榜眼可謂熙朝盛事　諭曰旣如此即定壽耆第二可也時副都　眷倚方隆奏對尤敏意園祭酒盛稱于梁節庵節庵曰不然倘我得奏對壽子年必不得矣道光戊戌宗室靈桂列一甲三名　成廟諭曰我家子弟不必與寒士爭此一名乃改爲第四節庵熟於掌故好詼諧嘗以之語余云

光緒庚子鄉試各省　簡放正副考官尋以拳亂停止考試者十一省考官多中途折回或赴　行在或留止他省迨十月　行在簡放學政其前放考官折回者得十一人予子士鑑先充湖北考官未出京隨扈赴　行在所亦同時拜命明年辛丑六月補行鄉試者五省則甘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也

陸吾山觀察襄鉞以副貢生入貲官于汴累擢至開歸道以廉直名于時丁憂起復到京向例丁憂實缺道服闋吏部奏聞遇有道員缺即蒙　簡放會有人言吳清卿中丞請尊崇醇親王典禮疏出觀察手樞廷諸公知

之東朝亦有所聞越年餘屢有道缺而　簡放未及乃歸陝西迨庚子　兩宮西幸駐蹕西安觀察以在籍道員隨同迎　駕姓名得達　天聽而觀察自官牧令至河道有賢能聲辛丑夏　簡浙江糧儲道一日有內監某至其家以僕某薦觀察謂內監不當與官僚接以義折之內監乃奪氣去亦持正之一耑也

崇文門內褡褳胡同舊有于忠肅公祠初名忠節祠郎公故宅爲之者見人海記歲久祠廢淪爲民居小屋數椽俗呼爲土地祠宗室伯希祭酒盛昱居第在褡褳胡同稔知其事同里金忠甫濮紫泉兩前輩商之祭酒清

廛故址凡民居佔住者量給貲令遷讓於是祠址復完鳩工庀材重建祠宇奉忠肅神位以歲二月設祭合郡人咸涖別建屋二十餘楹爲杭郡人應鄉會試者棲止之所其地距貢院近也

土地廟斜街全浙會館舊爲吾鄉趙天羽先生吉士故宅康熙間捐作會館雍正十二年重修有李敏達衞陳文簡元龍二碑（李碑周景柱書　陳碑許王猷書）碑云趙公歸里後爲豪强者攘踞爲己物先生之孫鶴臯走京師訟之官不得白乃捐白金三千贖還其後一被火厄一爲地震修葺畫棟蕩爲榛墟少詹姚君聖湖孝廉潘君荆山有志修

改値敏達入覲捐奉爲倡兩浙搢紳共輸金成之其旁闢室數楹俾僧靜山居之更百餘年屋舍傾圮公車來者不復就居光緒十六年鄉人於南首隙地重搆屋宇最後一層曰景賢祠仍舊額也中祀趙先生及李敏達陳文簡清恪四公其新搆之屋曰拄笏軒綠天深處紫藤精舍皆趙先生舊題按杭郡詩輯趙先生小傳云其地即月張園故址先生築寄園以居北游者吾師瑞安黃漱蘭通政撰聯云枌鄉萃吳越英華各勵脩名敢道人文甲天下槐市繼朱查觴詠重新別業恰逢春閏似當年昔竹垞移居下斜街初白贈詩有最愛今年春帶

閏句是年亦閏三月故云青田端木國瑚嘗居藤舍注易見太鶴山人詩稿

京師武林會館在長巷二條衚衕創自前明康熙六年重修有碑記其事有扁額四一曰德音堂黃文僖公題一爲　御製千叟宴詩乾隆五十年正月　賜州同加一級溫世爵刑部司獄范紹慶一探花沈清藻一會魁諸以謙其初聞爲綢業公所其後館役孫玉私售器具並出賃收其租金歷年久幾無過問者同治二年京官呈請中城御史查拏清釐仍歸入會館光緒四年以其地僻遠乃售去得白金二千兩別購市屋收租息以

佐會館之用越數年復於崇文門西城根購阿克丹侍郎舊宅爲仁錢試館光緒庚寅會元夏曾佑壬辰榜眼吳士鑑皆寓試館閶捷音者也

京師楊梅竹斜街蘊和店舊爲梁文莊公故宅中有藤花廳昔日文莊游讌地讀海昌祝止堂侍御慶賦長古有主翁一旦騎箕去折券千緡他姓據之句似文莊薨後即已易主可想見文莊清節矣又汪文端公第藤花最盛今則時晴齋故址無從指識惟朱竹垞檢討海波寺街古藤書屋二百年來屢易主人而藤花老本故猶存也

京師陶然亭在黑窰廠南慈悲庵內康熙閒江郎中藻所建取白香山詩更待菊黃家醸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之句以名之又名江亭士大夫讌集勝地也曹習庵學士詩穿荻小車如泛艇出林高閣當登山情景最合庵內有遼壽昌五年金天會九年石幢各一

蕉廊脞錄卷二終